



台湾 玄小佛

握紧我的手

握紧我的手

台湾 玄小佛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三二〇九工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5.125 117936

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57-0173-8/1·99 定价:2.30元

—

由吉隆坡上飞机到彭亨州，何品刚就直接驱车到伯父何子深指派的森林区。

何品刚十分疲倦。

昨晚为了决定这片森林，与伯父何子深研究到深夜。

一早睁开两只惺忪的眼，又赶来彭亨州。

彭亨州是马来西亚的木材盛产地。

这块使木材商致富的地方，何品刚对它是既乏味，又贪婪。

乏味的是：彭亨州对他来讲，永远只是个为别人奔波的空间。

贪婪的是：其实他们奔波，是替自己忙碌。

“很可为，何先生，行动要快，这块森林我保证一本万利。”

森林鉴定专家挥着手上的藤条，脸上充满自信，领着何品刚走入森林。

何品刚没作回答。

森林里时而有蛇出现，手上有根藤条是必要的。

何品刚无意识地拿藤鞭敲打着高大参天的树木。

“回酒店吧，我很疲倦。”

何品刚对随从一块来的人，使唤着。

走出森林，何品刚险些整个人被撞翻。

一匹漆黑发亮的马，飞驰着冲过何品刚，上面坐了个人，何品刚还来不及看清楚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人跟马已经遥遥无踪了。

皱了皱眉，何品刚摔掉手上的藤鞭。

“现在离开吗？”

司机打开车门问。

何品刚掏出手帕，擦了擦有些脏的手，回头对随从交代。

“宋振福你约他晚上见。”

车子慢慢远离森林区了。

突然，那匹漆黑的马，不晓得什么时候，仿佛自空而降，并排在何品刚的车外。

马上坐的是一位女孩。

健康的浅麦色皮肤，阳光般，明亮而开朗的笑靥。

女孩侧着脸，手上的马鞭，示意何品刚开窗。

何品刚只想快些回到酒店，他实在累极了。现在，纵使天上掉下一个仙女，他也没兴致。

女孩的骑术很好。

她像个顽童，毫不放松，好像不作弄到疲倦的何品刚，她不快乐。

何品刚把窗摇开了。

“我的马吓住你了吗？”

女孩拉大嗓门，笑呵呵地问。

何品刚不耐烦地大声回答。

“我被骑在马上的人吓住了！”

摇上窗子，何品刚命令司机，躲避恶鬼般地加速往前开。

黑马朝另一头奔驰了。

何品刚像甩掉了一件累赘物，点了根烟。

休息了几个钟头，何品刚精神恢复了。

容光焕发的何品刚，是个几乎可以用“漂亮”来形容的男孩。

他有高大，挺拔的身架。

他有两道浓而黑的眉，他的眼睛，炯炯透光，智慧、机伶，还带些狡猾。

当然，不是任何人，不是随时随地，你都能猜捕到他眼睛里的狡猾。

那份狡猾，何品刚潜藏得很好。

他不轻易利用他的狡猾。

他是个大智的人。

狡猾是他最强的武器，大智的人，绝不随便就使用武器的。

安排何品刚与宋振福见面是七点共进晚餐。

何品刚是典型的上流社会代表。

他注重礼仪，他注重言谈，他当然更注重他的服饰、穿着。

马来西亚是个随时有阳光的热带气候。

但，何品刚总是一身十分考究的西装。

什么颜色的西装，就搭配什么颜色的领带、衬衫、袖扣、皮鞋。甚至，没有人留意的袜子，他也是经过挑选的。

总而言之，何品刚的一言一行，何品刚的外貌，是个很出色的绅士。

虽然，他只不过二十七岁。

何品刚在约定的餐馆坐了十分钟。

他有点不耐烦，他讨厌时间观念不强的人。不过，在商场的交易上，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挂在脸上。

何子深——何品刚的伯父，最欣赏侄儿的，也就是这一点。

就因为这一点，何子深把许多重大的业务责任，安心地交给何品刚处理。

“何品刚，何先生吗？”

浅麦色的肌肤、开朗的笑靥。

何品刚两道浓眉皱了皱，疑惑地：这个骑马的女孩，她怎么像个鬼魅？

“你认识我？”

女孩自己拉了椅子。

“你不认识我？”

女孩笑着，摆了摆一头又长又黑的头发。手一招，喊服务生。

“我饿极了，给我一客牛排，五分熟，愈快愈好。”

何品刚不高兴的表情挂出来了。

“小姐，我在等人，如果你饿了，麻烦你换个位子。”

“我的脸，叫人看了讨厌吗？”

女孩还是笑盈盈的。

“我的眼睛很美，我的鼻子弧度很好，我的唇型据说很性感。”

女孩又撩了撩她的头发。

“我的头发又亮，又滑，摸起来，相当柔软，那是每两天就用最名牌的头发油保护的效果。”

牛排来了，女孩暂停对自己外型的介绍。

何品刚看到女孩拿起刀叉，急而愤怒地阻止。

“请你移桌子，你不能在这用餐。”

女孩悠闲地洒着胡椒，耸了耸肩。

“真奇怪，居然有人不喜欢我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很迷人的。”

何品刚一边留意餐馆大门，一边声色严厉的。

“小姐，你这种西方女孩的性格，最好到此为止。我是来接

洽木材生意，不是来捡廉价的色情生意。如果你对招惹男人有癖好，我不是对象。”

女孩不生气，她吃了不滚烫的牛排，细嚼慢咽。

“我招惹过你吗？”

“你在我的森林区骑马撞我，你跟踪的我车子。现在，你又大言不惭地坐到我对面吃牛排。”

何品刚一点客气都没有了。

“可以，你不换桌，我换。你如果付不出牛排钱，我付。只请你不要像鬼一样再出现第三次！”

何品刚站了起来，女孩的一句话，何品刚楞了。

“我在我家的森林区骑马，是不是法所不容？”

何品刚立直的腿顿住了。

女孩还是慢条斯理地吃着牛排。

“我的马，是不是可以在我家的道路上跑？”

女孩摇晃着刀叉，得意地眨着好清澈的一双眼。

“宋振福今晚很忙，宋振福的儿子宋建南也没时间，唯一有空的的就是他的女儿宋翠涵。”

骑马的女孩，一个被何品刚视为鬼魅的女孩——宋翠涵，宋振福的女儿。

何品刚吃力地坐回他的位子。

何品刚半天、半天研究地望着宋翠涵。

宋翠涵喝了口饭后甜酒，流泻在她脸颊边的长发，使她的美，产生一种女神般神秘的骄傲。

“何先生，以后，在生意还没交易成之前，最好不要那么有把握地说：我的森林区。有点可笑，你知道吗？”

何品刚一寸寸地将胸口靠近桌面，他要仔细地看这个女孩。

宋振福的女儿？

天，搞什么鬼？这个人竟是宋振福的女儿？

宋翠涵轻巧地拿起桌边的手袋，手袋朝何品刚的脸晃了晃。

“我的脸，需要这么聚精会神地看吗？”

这回，站起来的是宋翠涵了。

“那片森林，目前有六个像你这样的人等着购买。也许你不稀罕，不过，我还是告诉你一声，你的机会只是六分之一，懂吗？”

宋翠涵的笑容又展现了，开朗、充满了青春的朝气。

“帐我付了，因为我不是来售卖廉价色情的。”

这是何品刚负责何子深事业以来第一次的失败。

回到酒店，何品刚不停地抽烟。

一片森林，只是购买一片森林，竟然如此惨败？

六分之一？这片鬼森林，有六个人在抢？

何品刚拨电话回吉隆坡。

烟灰缸聚满了烟头。

——六个人在抢，木质很好，买下它来，听清楚了吗？

吉隆坡的何子深，坚定地由听筒传过命令。

——品刚，一定要签到约。我这边有消息，目前，再没有比那更好的森林了。多留几天，办成这件事，不许失败了回来。

通完了何子深的电话，何品刚遽然间像一个战场的败将。

不许失败了回来？

这片森林的价值，真的如此令木材商垂涎吗？

闭上眼睛，何品刚的担忧加重了。

那个宋翠涵，会变成这笔交易的阻碍吗？

二

宋家在彭亨州的华人社会，可以说是首富，提起宋振福，没有人不晓得。

宋翠涵是宋振福几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。

这个女儿真是得天独厚。

富裕的环境、美丽的外型、伶俐的口齿，从她生下来的第一天，她就注定了被娇宠。

宋家的庭院，大得可以走上个把小时。

宋翠涵那匹黑得发亮的马，在庭院里，一点也没有拘束。

“交给我办，相信我的能力，怎么样？爸爸。”

宋翠涵把一撮新鲜的嫩草，一节节地让她的马嚼。

宋振福当女儿在开玩笑，他的小八字胡，随着嘴角的雪茄，有音律地一动一动。

“建南去好了，你明天不是要到吉隆坡看赛马吗？”

宋翠涵把草一扔，双手摊了摊。

“不看了，我要谈生意。”

宋振福笑得八字胡抖得更厉害。

“这不是好玩的事哦。”

“好玩。”

宋翠涵眼珠子翻呀翻的，任何人都能看穿，她在要一个计划。

“非常好玩。”

宋振福搂着女儿的肩，亲昵地拍拍女儿的脸。

“玩笑开到这了！你呀，还是去看你的赛马。六个生意人，那是你能应付的？昨天不过叫你应付一个，你就吃了顿牛排，

两手空空的回来。”

宋翠涵突然翻过身，钩住父亲的脖子。

“你弄错了，爸爸，不是六个。这片森林，我只打算跟其中一个人交易。”

宋振福摇着头笑。

“还说交给你，什么叫竞争你懂不懂？只跟一个人谈，价钱就抬不高了。别闹了，翠涵，男孩子到底是男孩子，建南的商业头脑，你一辈子都学不来。”

“你又弄错了，爸爸！”

宋翠涵叫喊地撒娇。

“我跟这个人交易的不是生意！”

宋振福对大吼小叫的女儿，真是不明白极了。

他把熄了的雪茄扔掉，怪异地看着女儿坚持的脸。

“交易的不是生意？翠涵，这句话是什么逻辑？老爸爸听不懂咧。”

“我没有要你懂呀。”

宋翠涵用劲地踢了地上一块小石子，踢得好远、好远。

“我要的是你说：好吧，翠涵，这片森林，交给你去处理了。”

这是个任何事情、任何要求都拗不过的女儿。宋振福开始相信女儿在认真了，只要女儿认真的事，宋振福知道，他是没办法拒绝的。

“我可以知道，你要交易的是哪一个？这点，爸爸能不能问？”

宋翠涵笑了。

“何子深的代表，何品刚。”

拧拧女儿的脸颊，宋振福低声地问。

“听说是个能干的年轻男孩？”

宋翠涵也去拧拧父亲的脸颊，低声地回答。

“不但年轻，而且英俊潇洒。”

宋振福笑得像个小孩。

“我女儿看上他了？”

宋翠涵轻轻摸宋振福涂满了发蜡，一丝不乱，但稀疏的头。

“爸爸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呀，我真想用我这两只漂亮的手，把你的头发弄乱，然后再亲它好几下，可惜你满头都是发蜡。”

宋翠涵跳上马背，双腿一夹，马听话地跑了。

一会儿，宋翠涵又转了回来，转到宋振福面前。

“爸爸，我忘了讲一句话。”

宋振福满意地望着这个出落标致的女儿。

“我的女儿话真多，又有什么要求了？”

宋翠涵俯下身，招手叫父亲。

“附耳过来。”

宋振福走到马边，让女儿在自己耳旁说话。

“你听好。”

宋翠涵像传达一件秘密似的，好小声，好小声。

“那个何品刚，有一头又黑、又浓、又漂亮的头发，不涂发蜡的。”

宋振福都来不及笑，女儿跟马已经冲得好远了。

怎能不疼爱？怎能不事事顺着？

任何父亲都会不惜一切，放纵这么可爱的女儿，去开心、去高兴。

“站在我家的森林区，还愉快吗？”

宋翠涵故意强调“我家”这两个字，咬得又轻脆、又响彻。

何品刚不看那张美丽的脸，对着青苍的森林。

“我不是来欣赏你家的森林，我是来购买你家的森林。”

“你家”，何品刚也特别去强调。

讲完，何品刚面对了宋翠涵。

“我想见约我来这谈生意的人。”

宋翠涵扬着马鞭，得意地甩甩头。

“我爸爸觉得我是全家最聪明，最能干的。他说，对付像你这么厉害、阴险的人，只有我够那个条件。”

何品刚狡猾的眼神，不屑地笑着。

“你爸爸真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。他居然放着一笔炙手可热的生意，让他任性的女儿拿来当游戏。”

何品刚双手抱在胸前，打量那拿着马鞭，洋洋得意的宋翠涵。

“我若是你爸爸，我绝不用这种方式宠你。他把钱看成你骑的那匹马拉出来的马粪？”

宋翠涵笑得好厉害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。

但，她笑得实在开心，好像她找到了她的世界，她要的世界。

“喂！我喜欢有头脑的人。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人，都高明。你完了，你完蛋了！”

何品刚觉得自己碰上了一个疯子。

“请你说清楚一点。”

“什么说清楚一点？”

宋翠涵还在笑。

“我们的交易到此结束了吗？为什么说我完蛋了？”

“你是完蛋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宋翠涵马鞭指着何品刚，像在对一个傻瓜说话。

“你被我爱上了，笑死人了，你被我爱上了，你还不晓得啊！”

何品刚二十七岁，但，他有三十七岁，甚至四十七岁的心境。

一个女孩，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对他这种心境的人来说，真是激不起他情绪的异样。

宋翠涵笑得那么放肆，那么狂妄，却又那么无邪。

何品刚动也不动，他英俊的脸，严肃地。

宋翠涵不笑了，马鞭又挥了挥。

“嘿，你干嘛了，吓呆啦？”

何品刚不苟言笑地回答。

“我在等你笑完，我的时间不是来听笑声的。”

“你的时间是用来做什么？”

“这片森林。”

宋翠涵两只手放在背后，绕着那像一尊木雕似的何品刚，前绕、后绕、左绕、右绕。

“何子深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何子深是我什么人，有必要告诉你吗？”

宋翠涵继续绕，皱了皱鼻子。

“何子深命令你一定要买到这片森林吗？”

何品刚很不高兴地瞪视宋翠涵。

“我不是个被命令的人。”

宋翠涵像个审判官，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看你那个长相，也不是个替人跑腿的。”

何品刚满脸的盛怒。

他不是个在谈生意时会把情绪挂在脸上的人。但，这次的对象使他失去控制。他恨他的对象是个年轻小女孩，他恨这个小女孩，总是持着一根指挥的马鞭。他恨那马鞭。随时发出权威性的压迫。

何品刚疾声地纠正。

“宋小姐，如果你是你父亲的代表，请你在开口之前，懂得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礼貌。”

一阵掌声，突然响起来。

宋翠涵不再绕着何品刚打转，她美丽的眼睛，很赏识地瞅着何品刚。

“很不错，你又叫我多喜欢你一些了。我对有自尊心的人，一向很敬重。”

盛怒不但没有撤离何品刚的脸，宋翠涵这段话，令何品刚愈加不能忍受了。

“敬重我的人，不必是你，不必是一个什么都不懂，不必是一个只会骑马玩乐的人，不必是一个女人！”

何品刚咬着牙，又加了一句。

“不必是一个小女人！”

又是一阵掌声。

宋翠涵好像永远不被眼前这个男人激怒。

“你好聪明，一点没错，二十一岁，的确是一个小女人。”

一口深呼吸，何品刚把满心的被辱压制下来。

“能谈正事了吗？”

“什么正事？”

何品刚疲惫透了，怎么会碰上这样一个人？

搓了搓额头，何品刚抽了口气。

“森林，你家的森林。”

“我家的森林呀？”

宋翠涵仰头望望天空。

“今天的天气不好，没有阳光，森林不开心，它们懒得理人。”

“宋翠涵！”

何品刚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他的额角暴满青筋。

“回去告诉你的父亲，从现在开始，垂涎你家这片森林的，只剩五个人了！”

头也不回，话一讲完，何品刚就快步走向他开来的汽车。

砰地一声，何品刚几乎用尽了他全身的力量，关上车门。

车开走了，愈开愈远了。

宋翠涵的马鞭，有气无力地挥。

她摸摸她心爱的马，她的马仿佛了解主人，轻轻地在主人脸上摩擦。

宋翠涵吻了吻马的鼻尖，凝视着已经看不见车的方向，喃喃地对她的马说话。

“他好性格，他再也不理我了吗？”

回到酒店，何品刚脸色好坏。

“回吉隆坡。”

他对随从交代，找开衣箱，收拾行李。

跟着他来的随从，为难地。

“何经理，老板来过电话，听口气，他非常重视这笔生意，他要你一回来，马上给他回话。”

打开衣箱的手停下来了。

何品刚败坏的脸犹豫着。

衣箱的盖子，叫何品刚用力地合上了。

他跌坐在床头，拨电话回吉隆坡。

何品刚什么都懒得说了。何子深斩钉截铁地交代，那口气，任何笨蛋都了解，何品刚走不了了。

——绝对不可放弃，听到了吗？品刚，我一定要你办成这件事，只许成功，无论用任何方法，知道吗？

握着电话，何品刚不晓得自己怎么回事，就在何子深要挂电话的时候，何品刚突然冒出一句话：

——伯父。

——好了。照我的意思，带我要的成绩回来给我看。

——你在命令我吗？那边停了半晌。

——品刚，你怎么了？

何品刚也不明白自己，久久，他悒然地回答。

——没事，我尽力办成，伯父，再见。

何品刚整个虚瘫了。

他半躺在床上，两眼空洞地凝注壁上的吊灯。

有人在敲门，何品刚暴躁地叫；动也不动。

“进来！”

是服务生，他拿着一封信。

“何先生，有一位姓宋的小姐要我交给你的。”

“姓宋？”

何品刚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“人呢？她人呢？”

“走了，交了这封信她就走了。”

接过信，何品刚也不看币值，随便由裤袋里掏出一张钞票，打发了服务生。

拆开信封，里面掉出一张小小的纸条，小小的纸条上，寥

寥的写了几个字，字写得很好，但，看得出是匆忙之间写的，显得有些潦草。

——那片森林不吉祥，不是谈生意的好地方。有兴趣再见我吗？明天上午九点，我在国家公园的进口处。性格男子应该与漂亮小女人在气氛优美的环境交谈，如何？

小纸条在何品刚手中弹了弹。

国家公园？

何品刚的头又倒靠在床角。

酒店在彭亨州的关丹，关丹到国家公园，开车至少要四个小时。

小女人！这个小女人在搞什么？

疯子！小女人是疯子！

何品刚愤怒地摇着头，他恨自己碰上一个疯子，偏偏这个疯子他又非见不可！

四个小时！天！清晨五点就得出发？

何品刚但愿身上带有枪，当生意谈完时，一枪打死那个疯女人算了。